

#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Rural Financial Development in Sichuan Province on Farmers' Income in China

Ruobing Mei Qiaoxi Fan

Chengdu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hengdu, Sichuan, 610103, China

## Abstract

Sichuan province of China is now in the critical period of leaping from a big agricultural province to a strong agricultural provin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aking rural financial reform as a breakthrough, exploring effective ways to promote farmers' stable income and effectively promoting the structural reform of agricultural supply side are the key problems to be solved in the current rural financial development of Sichuan province.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financial development system in Sichuan province, this paper uses linear regression equation and Granger causality test to find that there is a long-term stable cointegr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rural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farmers' income. With the further improvement of rural financial development level, farmers' income will gradually decrease,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rural financial development in Sichuan Province will inhibit farmers' income to a low extent. Therefore, to speed up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financial service system, improve and improve the level of rural financial services, stimulate the internal vitality of the financial market, increase rural financial innovation, and improve the allocation of rural financial resources and financi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re important measures and ways to promote the increase of farmers' income in the next stage.

## Keywords

rural financial development; farmers' income; financial service system

# 中国四川省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

梅若冰 范乔希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中国·四川 成都 610103

## 摘要

中国四川目前正处于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跨越的关键时期。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以农村金融改革为突破口,探索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的有效途径,切实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当前四川省农村金融发展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论文通过构建四川省农村金融发展体系,利用线性回归方程与格兰杰因果检验发现,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具有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随着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农民收入将会逐步减少,实证结果表明四川省农村金融发展会在较低程度上抑制农民收入。由此,加快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建设,完善和提高农村金融服务水平,激发金融市场内在活力,加大农村金融创新,完善农村金融资源配置和金融生态环境是下一阶段促进农民收入增加的重要举措和途径。

## 关键词

农村金融发展; 农民收入; 金融服务体系

## 1 引言

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农村经济发展成绩瞩目,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持续增加,但由于执政党在新中国建后相当长时间内,工作重心放在了“城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际上就是“以城市经济建设为中心”,农村、农民越来越被忽视,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堡垒也越发难以打破,农村生产经营模式和基础设施建设的落后以及农村经济发展政策制度不健全,使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加大。农民收入增加成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实现全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的重要难题。

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sup>[1]</sup>再次聚焦“三农”,《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中强调,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总方针,提出到2020年,实现农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是对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三农”领域必须要完成的硬任务之一。

农村金融作为现代农村经济的核心,在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农村建设,缩小城乡差距,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城乡一体化的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只有解决好“三农”问题,中国经济的长久稳定发展才能有所保障,中国形成以内需拉动为主导的经济模式才有坚实的基础。许多学者都提出通过

金融发展或农村金融发展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从而实现农民收入的增长;一部分学者从农村金融发展的视角对城乡收入差距进行了研究(姚耀军<sup>[2]</sup>,2005;徐仲昆<sup>[3]</sup>,2015;谢金楼<sup>[4]</sup>,2016;等等),从而间接地获得了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另一部分学者对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温涛<sup>[5]</sup>,2005;邓莉,冉光和<sup>[6]</sup>,2006;陆彩兰<sup>[7]</sup>,2013;等等),这类研究一直以来被隐含在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的研究中,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自然地被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正相关关系所替代。

## 2 四川省农村金融发展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工业反哺农业,使得现代农业建设取得了长足发展,农业现代化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同时以城市带动农村,农村金融日趋完善与发展,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与农村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农村金融体系,农民收入连年增加,城乡收入差距逐渐缩小<sup>[8]</sup>。四川作为中国的农业大省,近年来,依托于全省经济稳定增长和结构调整,四川农村金融改革发展成效显著,农村金融服务体系逐步完善,普惠金融服务格局基本形成,农村金融需求满意度稳步提升<sup>[9]</sup>。表1为四川省金融服务体系现状。

表1 四川省农村金融体系组织结构

农村金融体系 (县及县以下)	商业性农村金融机构	工、农、中、建、交通等大型商业银行、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商业性保险公司、邮政储蓄银行等
	政策性农村金融机构	农业发展银行、政策性保险公司等
	合作性农村金融机构	农村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等
	新型农村金融机构	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
	传统或新型非金融机构	小额贷款公司、小额信贷组织、农村互联网金融机构、典当行、民间金融等

2010年至2018年,四川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现“九连涨”,从人均5140元增加到13331元,增速连续第九年超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目前四川正处于现代化农业转型的关键时期,大量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涌现,新主体对资金需求量较大,四川省农村金融尚不能完全支持其发展规模。与此同时,信贷投放路径不畅、金融环境恶化等突出问题依然存在,农村金融仍是农民增收问题中最为薄弱的环节。表2为当前四川省农村金融发展存在的问题。

表2 当前四川省农村金融发展存在的问题

存在问题	具体表现
农村金融水平两极化严重、金融内生性差	与发达城市周边的农村相比,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连片贫困地区的农村经济基础薄弱,金融服务体系和金融市场体系的覆盖面和渗透率差距明显,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参差不齐;农村金融发展仍需要政府政策拉动,依赖度强,很难内生于农村经济
农村金融风险防控能力较弱,信用体系建设不健全	由于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农户难以得到有效的信用评级,可能出现融资主体的“道德风险”,导致金融机构的惜贷行为;与此同时还没有相应的农业风险分担机制和农业保险信用体系,使得商业银行对规模农户发放贷款的积极性不高
农村金融机构资金外流情况较重,信贷供求矛盾依旧存在	信用社等传统涉农金融机构和村镇银行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提供的信贷资金不能满足规模农户的需求,以邮储银行为代表的商业银行从农村吸收资金以后流入城市,“抽血”现象未能有效遏制
农村金融产品创新不足,与新型产业融合不够	部分落后地区农村金融基础设施薄弱,网络建设不足,难以与互联网等领域相融合;对于农村庞大人群基数,难以利用“大数据”分析,导致新型创新金融产品匮乏

新时代下,田园综合体作为乡村振兴的有力平台,受到广泛关注,田园综合体必须大力发展文旅产业,构建新的农业发展体系,以带动广大乡村发展。土地、农民、政府、企业、金融和社会机构“六位一体”发展模式旨在探索聚集农村分散资金、资源来推动田园综合体健康发展的新途径。通过“资金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增强农村集体经济实力,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并进一步吸引城市资源向农村回流,促进农村全面可持续发展,农村金融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研究四川省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增收的关系,对加快四川农村金融改革进程,提高农村金融机构的惠农意识,助力四川从农业大省转变为农业强省具有重大意义。

## 3 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影响实证分析

### 3.1 指标选取

农村金融发展指标	农村金融发展规模(X1)	农村贷款余额与农村GDP的比值
	农村金融发展结构(X2)	乡镇企业贷款余额与农村贷款余额的比值
	农村金融发展效率(X3)	农村存款余额与农村贷款余额的比值
	农村金融投资水平(X4)	农村固定资产投资与农村GDP的比值
	农村金融创新能力(X5)	农业保险收入与农村GDP的比值
农民收入水平指标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Y)	

### 3.2 数据来源

论文涉及的所有指标数据均来源于《四川省金融运行报告》《四川统计年鉴》以及《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其中农村GDP用第一产业增加值与乡镇企业增加值之和表示,农村贷款余额用农业贷款余额与乡镇企业贷款余额之和表示,农

村存款余额用农业存款余额与农户存款余额之和表示<sup>[10]</sup>。

## 4 相关性检验与主成分分析

### 4.1 农村金融发展水平测量

在对农村金融发展体系进行主成分分析之前，应当对体系进行相关性检验，以保证统计数据矩阵不是一个单位矩阵，即基础数据彼此不相关，这里使用 KMO 检验和 Bartlett 检验，其检验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KMO 和 Bartlett 的检验

取样足够度的 Kaiser-Meyer-Olkin 度量。		.694
Bartlett 的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76.721
	df	10
	Sig.	.000

由表 3 检验结果可知，KMO 检验的概率值大于 0.5 与 Bartlett 检验单侧概率为 0，都表明拒绝单位矩阵假设，说明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构建指标之间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因此可以使用主成分分析法，其结果如表 4 所示。

表 4 解释的总方差

成份	初始特征值			提取平方和载入		
	合计	方差的 %	累积 %	合计	方差的 %	累积 %
1	3.655	73.104	73.104	3.655	73.104	73.104
2	.920	18.405	91.509			
3	.256	5.129	96.639			
4	.119	2.380	99.019			
5	.049	.981	100.000			

  

初始因子载荷矩阵				
X1	X2	X3	X4	X5
85.8%	68.2%	37.8%	81.7%	92.1%

根据表 4 主成分分析可知，该结果的初始特征值只有一个大于 1，即 3.655，因此农村金融发展体系只有一个主成分，并且对主成分的累积方差贡献率为 73.104%，两方面共同证明该主成分能较好地包含原始数据，符合主成分评价标准。另外，根据初始因子载荷矩阵可以看出，农村金融发展体系除金融发展效率指标外，其余各项指标对主成分的载荷度即与原始数据的相关度也比较高，同样也表明了提取出的主成分可以很好地包含原数据指标信息。由 SPSS 可以直接得出中国 2000-2017 年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如表 5 所示。

表 5 农村金融发展水平

年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综合得分	0.8592	0.75395	0.98299	1.11313	0.93479	1.0709
年份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综合得分	0.86923	0.51062	0.39894	0.32738	-0.10434	-0.54851
年份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综合得分	-0.70005	-0.75613	-1.05935	-1.34998	-1.19727	-2.10548

根据表 5 的评分结果可以看出，四川省金融发展水平在 2000-2017 年期间出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走势，其中 2010-2017 年更是降为负数，侧面印证了现阶段四川省农村金融供给不平衡、不充分，农村金融整体出现萎靡状态。一方面，传统农业种植时间长，风险性大，回报率和农产品附加值收益低以及有效抵押物不足等实际困难，涉农金融机构支持“三农”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足，很多涉农金融机构并未真正发挥支农作用<sup>[11]</sup>。另一方面，四川省部分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薄弱，部分农民仍依靠传统小农生产，风险抵御能力较低，市场竞争力不足，且还存在金融知识盲区，借贷需求依靠民间组织。同时，随着大批农业新型经营主体涌入，涉农银行尚不能满足其多元化的借贷需求<sup>[12]</sup>。

### 4.2 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 (1) 数据的选取与数据处理

探究农村金融发展水平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关系，根据农村金融理论论文选取前文已经得出的 2000-2017 年农村金融发展水平 F 作为自变量，2000-2017 年四川省农民人均纯收入 Y 作为因变量。由于本文采用的是时间序列数据，为了消除异方差和单位不统一的影响，需要对原始数据进行取对数处理。

#### (2) 实证分析

取对数后的原始数据进行 ADF 单位根检验，以避免出现伪回归情况，论文使用 Eviews7.2 进行单位根检验，其检验结果见如下表 6。

表 6 ADF 检验结果

变量符号	ADF 统计量	临界值 (5% 置信水平)	平稳性
F	1.415911	-3.052169	不平稳
D(F, 1)	-4.443041	-3.733200	平稳
Y	1.159346	-3.052169	不平稳
D(Y, 1)	-3.526797	-3.065585	平稳
Resd	-2.681064	-1.962813	平稳

根据表 6 结果可知，自变量 F 与因变量 Y 的原始数据都是不平稳的。因此，对数据进行一阶差分，差分后的数据全部通过检验，拒绝原假设，即农村金融发展水平与农民人均收入都是一阶单整。对于平稳的时间序列可以进行最小二乘法估计，其结果为：

$$Y=8.4865-0.7271 \times F$$

对回归方程的残差采用滞后阶数为 0 且无时间趋势和无

常数项的 ADF 检验, 结果由表 6 中的 Resd 所示。检验结果表明残差序列拒绝原假设, 在 5% 显著性下是平稳性序列, 由此判定农村金融发展水平与农民年人均收入存在协整关系, 即二者之间具有长期稳定的关系。根据 AIC、SC 信息准则, 对滞后期为 2 的 VEC 模型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 其检验结果如表 7 所示。根据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表明, 在 5% 置信区间时农民人均纯收入 Y 是农村金融服务水平 F 的格兰杰原因, 而后者并不是前者的格兰杰原因。

表 7 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

Dependent variable: D(X)			
Excluded	Chi-sq	df	Prob.
D(Y1)	39.26600	2	0.0000
All	39.26600	2	0.0000
Dependent variable: D(Y1)			
Excluded	Chi-sq	df	Prob.
D(X)	0.558862	2	0.7562
All	0.558862	2	0.7562

#### 4.3 小结

论文通过构建四川省农村金融发展水平评价体系, 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和线性回归方程进行测度, 虽然在 2009 年以前农村金融发展水平为正数, 但是随着中国每年对“三农”的扶持政策力度持续加大, 四川省的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却逐年下降, 甚至变成负数。说明四川省部分农村地区存在金融抑制现象, 农村金融作为四川省金融体系中最薄弱的一环, 其对农民收入的促进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近年来虽然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实施, 给予了四川省农村经济发展强大的资金支持, 同时也让农民收入有了一定的提升, 但由于农业产业的若质性、高风险性与金融资本的逐利性相冲突, 农村金融市场出现“逆向选择”, 农村金融机构非农化倾向和农村金融资源外流严重, 农村金融功能被弱化。

由农村金融发展水平与农民人均纯收入之间的回归方程结果可知, 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呈现负比例关系, 当农村金融发展水平每提升 1 个百分点, 理论上农民收入降低 0.007 个百分点, 这说明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提高存在抑制作用, 如何解决金融抑制问题, 促进农民收入增加是快速、有效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和关键途径。

由格兰杰因果检验可知, 农村金融发展水平提高不能增加农民收入, 而农民收入的增加能促进金融发展。因此, 在

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 科学合理的布局和规划农村金融机构的网点建设, 提升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效率, 进一步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将是全面发展农村金融的首要步骤<sup>[13]</sup>, 同时也将成为发展农村经济、促进农民增收的着力点。

## 5 政策性建议

2018 年 2 月, 习近平总书记来四川视察调研期间提出, 要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重点突出农村金融改革。探索农村金融发展的科学路径, 是破解现阶段农村金融供给不平衡、不充分难题的关键所在<sup>[14]</sup>, 对于顺利实现十九大提出的普惠金融目标、助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开启“三农”发展新时代等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近些年, 尽管四川农村金融改革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但从金融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要求上看, 仍面临不少深层次的问题亟待解决, 农村金融供给尚不能更好地满足农村金融多元化需求及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 农村金融改革创新任务仍显艰巨。

### 5.1 完善金融服务体系, 合理规划农村金融机构的网点建设

根据四川省不同地区的独特区域文化背景和经济特征, 面对农村的具体情况提供相应的金融服务, 因地制宜地建立与当地主体需求相匹配的农村金融轻型网点及相应的金融服务, 创新其特有的经营模式, 立足当地, 服务三农, 将“最后一公里”送到家门口。农村金融经营网点在布局上, 应当构成发达地域、一般区域以及贫困区域形成合理的空间结构, 有效防止网点分布过于密集或不均衡带来的恶性竞争, 同时在其他地区却存在金融盲点、缺乏社区金融服务的现象<sup>[15]</sup>。强化传统金融机构在农村金融体系中的作用, 加强对农村非正规金融机构的监管力度, 引导其向规范化、合法化、机构化转变, 努力构建一个农村正规和非正规金融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发展的高效金融服务体系。

### 5.2 加大金融支农力度, 引导金融资源更多流向农村贫困地区

政府应加大金融支农力度, 提升规模效率, 在支农再贷款、涉农票据再贴现的运用上向贫困地区和机构倾斜, 通过财政贴息、税收减免、放贷款利率约束, 差别化扶持和监管等政策, 扩大金融机构投资范围和方式, 鼓励农村金融机构增加涉农信贷投入, 拓展农村融资渠道, 降低农户和新型经营

主体融资成本,在银行金融机构的评级考察指标体系中设置相应的指标,引导农村资金回流农村创业,避免金融支农资金非农化<sup>[6]</sup>。加快农地、农屋与山林确权,盘活资本。最大化发挥政策性金融的引导作用,通过合理有效地扶持政策和方式,激发商业性金融的积极性<sup>[7]</sup>。

### 5.3 加快在全省推进农贷通平台,创新“互联网+农村金融”模式

近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借助于大数据和技术风控,“互联网+”为农村带来了全新的金融业态。“农贷通”是一个集普惠金融、财政金融政策、信用体系、产权交易、现代服务为一体的融资综合服务平台。2016年成都启动农贷通平台建设,截至目前,平台入驻金融机构275家,累计放款7711笔,累计放款金额72.02亿,初步形成了涵盖农业不同规模的信贷支持模式。借鉴成都农贷通平台经验,加快在全省各个地区推行农贷通平台建设,整合金融和政策配套方案,减少信息不对称,提升交易效率,形成系统化且完备的农村金融服务机制和系统,解决好新形势下的需求端与供给端的精准匹配问题。

### 5.4 加强监管、明确职责,提供良好发展环境

建立完善的金融生态环境,民众的知识水平、信用观念、风险意识都需要共同提高,同时,也需要相关法律规定和监管体系的配套。提升四川省欠发达农村地区金融机构从业人员的业务水平和金融素质,开展农村金融实践教育,对连片贫困地区、革命老区以及民族地区的农村金融机构如农村信用合作社、邮政储蓄银行、新型小额信贷组织的从业者进行业务技能培训,提升其金融服务能力,加强对农村金融的认识。对相关负责人进行小额信贷、农业保险、农村金融改革、农村金融资本市场运作等方面的培训,提升金融对农村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杠杆作用的意识和能力。逐步在社会层面改善目前四川省欠发达农村地区金融法律意识薄弱,监管体系不完善的问题。

### 参考文献

[1] 中央:一号文件连续12年聚焦“三农”[J].南方农机,2015(02):8.

- [2] 姚耀军.金融发展、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协整分析及其Granger因果检验[J].中国农村观察,2005(02):2-8+80.
- [3] 徐仲昆.VEC模型下农村金融发展与居民收入增长互动关系实证分析[J].商业经济研究,2015(29):42-43.
- [4] 谢金楼.农村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模拟与实证检验[J].经济问题,2016(02):103-110.
- [5] 温涛,冉光和,熊德平.中国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J].经济研究,2005(09):30-43.
- [6] 邓莉,冉光和.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协调发展机制研究[J].生产力研究,2006(03):32-34+36.
- [7] 陆彩兰,刘正良.二元金融结构视角下农村金融市场问题分析[J].武汉金融,2013(08):66-67.
- [8] 傅鹏,严姝.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增收双向良性互动机制探究[J].价格月刊,2014(07):142-143.
- [9] 倾情服务三农彰显农信力量[J].区域金融研究,2018,(9):封2.
- [10] 闫然.甘肃省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影响研究[D].甘肃:西北师范大学,2014.
- [11] 王定祥,琚丽娟,李伶俐.我国金融支农效率的测度与改进策略[J].当代经济研究,2013(11):62-69.
- [12] 赵洪丹,朱显平.农村金融规模、效率与农村经济发展——来自吉林省的证据[C].//山东省教育厅.泰山学术论坛——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与公共政策创新专题暨第八届中国经济理论与管理前沿论坛论文集,2014:262-276.
- [13] 王松奇,郭江山.金融支持农村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基于结构的视角[J].金融评论,2012(06):1-10.
- [14] 张荣.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研究——基于2003-2014年数据的实证分析[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7(02):119-123.
- [15] 李超凡,马桂梅.对农牧区发展社区银行的探索——以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为例[J].北方金融,2016(06):37-38+39.
- [16] 陈东明.广东省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D].广东:华南农业大学,2016.
- [17] 韩金城.农村金融发展对淄博市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研究[D].淄博:山东理工大学,2017.